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

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已而勵行優游自

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揺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鬭天下之諸侯斂爲巳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纍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

辱故宏儒遠智冒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
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
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轅脫猶不忍改轍一
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
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
軌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
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

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顚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

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與也

覺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盡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聖人德性用事

聖王能致天下之治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

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

三代兩漢人才之盛

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

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

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

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
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以上
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
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選士王命冢
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
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
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載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
遺賢毁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

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務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知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體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視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敎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敎命典樂

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
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敎民以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
之爲法不然其敎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
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
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

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

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一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甞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

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嘗有

古者取士於田野

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

古者世祿而不世官

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涖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敎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

本原之地在朝廷

世學其法者不復以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

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求見其可也

人君稽古以正名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瞀瞀孰知

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狠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躪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

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蒞政○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

為政莫要於守法

者痛懲之則柔良者有安鬬訟可息矣○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巳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尹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

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

爲政以嚴爲本

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寛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寛爲本寛則得衆嚴以濟寛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寛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寛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

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

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敎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

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

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邪○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

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人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

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
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
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
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絶要以清心省
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
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
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
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
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
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

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已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要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

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 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

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子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旣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人臣以忠信道事其君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

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

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上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

天下如人一身

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生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

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干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

伊川以為後世法

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

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其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遊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其謂之責難也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

諫道有三難

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著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発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

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眞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闡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

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

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

大臣相之度

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

爲政必立善法

信乃其政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

聖人鼓舞萬民之術

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愼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

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

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illegible]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内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虗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愼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人主以天下為度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已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

朱子曰古之欲爲治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人君可謹執其柄

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
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
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
舜之治旣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
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
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
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
之哉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

王者有奉若天道

王者動無非天

盡天道者王道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
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誠是衒石
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
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伯者哉○王者奉
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
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
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
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
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王道本於誠意

天子天子囟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與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

王者純用公道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鄙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

孔孟規模自別

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乱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

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况於仲乎者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非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爲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仰只

孔孟之意則同

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爲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称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称

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孝者也孝者不可不知此也

三王正名興利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須先明王伯之辨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体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

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閒豈無可喜者要其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碔砆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

也言五伯以其伯以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之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義信禮爲國之本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

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巳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

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
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
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
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
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
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
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
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
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古之取民三法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仁心立政之本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

聖人均田要法

王者佐乾坤贊化育之功

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爕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産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幷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之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

以省盡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
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
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
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抑末尚儉
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
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
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
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

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買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

者無之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冡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

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权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仁宗恭儉出於天性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之供進偶一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一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令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乃夫

錦繡珠玉世之所尚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无由見其黄絁被漆唾壺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国家

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古人自奉簡約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覺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

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常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

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旣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著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側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

饒措置得善所恵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竒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歳則有散而無斂來歳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歳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

聖人不貴祥瑞

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

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

人君天命之主

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與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聖王修德正事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

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特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覺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不可勝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文景克承天心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歟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兵以正為本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

内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

養兵多亦不足恃以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

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

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
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
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大鄉之兵出則無不勝
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
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
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
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聖人著經為後世法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伯自已不及以無節制

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

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

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
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
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
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
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
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
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廝
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
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刼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畫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吏走不得○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旣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

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衮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依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徤而不至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

選擇將帥之術

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

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

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鼜之警有壺椽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糜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

人主得以養其仁心

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

天子以好生為德

殺人爲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
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
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
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
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
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
去矣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
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

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張徐以恕求情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

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

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一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敎之

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

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

奏裁則卒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感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

折獄貴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當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

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

春秋謹華夷之辨

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賞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

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固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

三王禦四夷之上策

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偏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某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

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
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
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
也難况戎狄豺狼一許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
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内治未脩
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
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
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苻
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而侯景内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

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絜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别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

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太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　但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
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
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
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熊氏剛大曰此用字妙用之前如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
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寛心與身倶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寛如天地閒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熊氏剛大曰此言光陰之易過也）躔躔黃
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毛髮忽巳蒼願言媚學子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愼所之戒

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熊氏剛大曰道行則爲禹不行則爲顏所異者時不異者理）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鎸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與博奕爲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爲失其所守言臧穀二人牧羊臧貪書穀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

惟勤梯航（熊氏剛大曰天理高深須強力以求之也）芒芒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卽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熊氏剛大曰此篇論爲學當在少年能擇向方）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

眼底無全牛

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颸颸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其無斁邈矣追前修

熊氏剛大曰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為之主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陽一太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机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分朶頤（熊氏剛大曰朶垂貌頤頤口旁也言欲食）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

以喻人心之馳騖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

涇舟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遊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卽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尚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迹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周室君臣之失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伏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大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三三策萬古開群蒙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姤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頹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体乾坤以進德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瑶琴空寶匣絃絕將何如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継孔子六經之絕學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顔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歎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啟玄命祕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仙學之失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姓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爲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飭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驪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小學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蘗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求刊落奇功收一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兹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慾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其無斁此語期相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極之理萬化自出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踰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爲善吟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

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齗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足畏鄉人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心一曠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為累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為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慼慼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爲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

室絶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説到收功處更何言熊氏剛大曰此乃無声無臭底意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絶利慾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熊氏剛大曰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先能了盡世間事熊氏剛大曰此即三綱五常四端萬善也然後方言出世間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須反己以求至貴而爲出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熊氏剛大曰一即太極人於心上起經綸熊氏剛大曰一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以一爲太極人以心爲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熊氏剛大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爲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爲十一以

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六宮也○三十一宮此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圖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爲三十六

此篇言姤復陰陽及八卦之數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髪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慾不能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强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凡事不可强爲當知所止况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其平生脩身窮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爲物慾昏撓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胷中美物皆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胷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

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
處生莫問無窮巷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墻蕪没幾經年秖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
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
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
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
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郭見鸞凰干花爛熳爲

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絶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温之德蓋月到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温也大聖人德性昭融方足語此故末復云此景共誰言厭有智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人慾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荏苒老將至矣堯夫詠此以警後學也

至靈至貴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人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别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濁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前川[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與己一也]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熊氏剛大曰此指儒道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能寿一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内

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一垂地（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静定氣象）庭院無風花自飛（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天

理流行從容洒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猶人之爲人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熊氏剛大曰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於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无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体物新心養新德尊德性功夫也新葉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横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營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
綮騞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邇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往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在如何今朝試揭孤蓬

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人慾之波自在泛濫天理常常昭著）

詠開窓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熊氏剛大曰此篇詠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克己

寶鑑當空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秪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的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絶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
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
樂只向韋編絶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

力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睎顔摛文妄意輸朋

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精微

蘊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illegible]玩

意涵泳從容只自如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

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濵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蘂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往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
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巳前陳須知三絶韋編
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
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廼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
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内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
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爲体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弥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
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
再用存策分一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賛

八卦之象說卦巳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吾固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容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賛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賛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是資一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貫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

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眞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redacted]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寳靈龜若奉拱璧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窻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
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
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眞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illegible]欲放紛天理晦冥其於爲焉有道禮以爲準爲禮是由

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騖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鍧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醉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一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袪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
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天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者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凛凛而瘝恫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于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三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眞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為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貫通性為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為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内物爲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賛下甘物爲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柰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
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汙以榛
井湮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樂百世之下
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師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欲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于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
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閭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維行有本繄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凛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眞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闒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旣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毋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兢不絿允蹈彝則靡

厥脩遠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倈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昌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慝靡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歛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賔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
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
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温恭孔顏往矣
孰繼遐蹤卓彼先覺無分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
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
泯若圭角春然心胷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而本白一旦不頮其垢
巳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巳墨齒雖汚漱之則卽
無而體雖垢頮之則卽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而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咸齒
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而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舊

一旦顯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盡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 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愼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慾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况他專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巳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

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
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
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
或敵在内敺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
禍貽猶在守備一踈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區區固守敵敢力鬬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
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
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絶其本根
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蟲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
為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顔眞準的力刬功深

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黙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畺閱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士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
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胼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回倦旋錫晃以華其歸琛以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僻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旣啟
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閔
我聖之宏撫亦旣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
以綱紀支竭慼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山蔥瓏而迤舍水

汩灑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之為娛實宮墻之可
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續剏道體之無窮又
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華摯之所懷謹巷顏之
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
鏘鳴璆兮山木苯蓴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
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兮粤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兮豈外鑠繄中藏年煒煒而寖長兮紛事物之交相
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
横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旣志
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翶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
莫強自靑陽而逆旅暨黄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
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遠克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羲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道學之宗歟

太極賦　　黃溍

厥初馮翼以瞢闇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㬥既學而有志兮紛遑皇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咸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羣昏之罔象揹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為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

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為戸牖析同
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蕕終
不可使黝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誣言於不朽昔聖門
之多賢兮纔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
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
索其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
達兮柄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隱
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繫影兮
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反觀而有得兮明萬

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今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大方書卷之七十

生之
於宵默兮
聖謨之洋洋
不聞
理又一[illegible]謾言以自諒兮聊抒意而掛斯文